

暖冬碎忆

好像是,打小家里有客来,父亲便泡上一壶清茶。且笑且谈。待那茶汤几近无色时倒掉,换新茶继续。可以一喝大半天。

茶叶买来,立刻套上一个塑料袋,跟干玉米棒捆一起扎紧了收入饼干桶——这是我奶奶的存茶秘诀,完全不必担心会“返潮”,太原话叫“氲”。

记忆中,父亲爱喝红茶,最爱内蒙砖茶。那时我家住学校大院,外屋正当中地上常年生一只铁皮炉子,比我还高。

北方的隆冬时节,寂寥而漫长,寒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,听见窗玻璃给风吹得震震作响。屋外寒风凛冽,屋里炉子轰轰作响。夜深人静时尤其听得真切。那火烧得可真旺呵!漆黑中炉筒壁被烧得通红,红至发亮。

父亲喝茶有专用茶缸。一缸下去,抵得上大半暖水瓶。每日清早,天才蒙蒙亮,我迷迷糊糊瞥见那茶缸已经置于炉子上,咕嘟咕嘟,水已大沸。空气中一缕浓浓的茶香。我于是就在那茶香中彻底醒来,这是记忆中童年的味道。

内蒙砖茶似乎一定要煮才行,泡没用,无论怎么泡都泡不出它的精华,无论怎样的沸水也白搭,而唯有煮,那茶香才可以焕发浓郁,且越煮越醇。想喝了,端起茶缸倒一杯出来,续上新水继续煮。一缸茶可以从早喝到晚。

偷得浮生半日闲,偶尔寻到一本《鲁迅日记》。都是一些很日常的文字,琐碎、繁杂,读来却是令人忍俊不禁——有人送先生两只苹果,记一笔;向母亲借两块大洋,记一笔;过几日大洋两块已归还,又记一笔……如不读《日记》,大先生的种种生活点滴,外人无论如何也绝不可能知晓。有谁会把自己素日里的流水账,逐字逐句通通写进文章?突然觉得赚大发了,对于先生,仿佛又拉近了一厘一毫。

我很喜欢看非虚构的文字,尤其喜欢看人物笔记。虽说此等癖好说出来,实在有点难登大雅之堂,然而人生在世,不就是背后说别人,然后被别人说说?好比一个陌生人的心房藏着层层叠叠的小抽屉,千藏万藏,啪嗒上锁,却不料会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,于某一个不可名状的原因而大白于天下。忽然想起父亲曾送过我一个望远镜,习惯凌晨即起的我此刻突发奇想,于是找出来奔至阳台朝对面张望。四五点钟的上海,天边渐现鱼肚白,陌生人在做什么呢?高举望远镜的我双目凝视,脑海中不断闪现希区柯克的《后窗》。然而看来看去不禁心生失落,目力所及之处,无非是窗帘严丝合缝。了然无趣却仍不死心,总觉得下一秒会有奇迹,随即莞尔,想起那句“我们都有病……”

坐回床头重读《鲁迅日记》,这一读竟有了意外发现。琐碎杂乱的人间烟火事里翻到先生逛街买碑帖。买的什么帖?隶书?行草?还是楷书?十分惊诧先生的笔记里有那么多庞杂且繁芜的家常事,复而又复,连买双袜子买一颗扣子,甚至路上遇见张三李四王二麻子,都通通要记上一笔。而其中记载最多的文字要数“瓜子”,最爱写萧红那篇。有客来访,主客且笑且谈,大家嗑瓜子,嗑来嗑去,直嗑到满地瓜子皮。嗑完一碟,先生交代许广平,“去,再取一碟来续上……”即使是相隔近一个世纪,读到此处,我仍不禁嗤嗤发笑。

在太原,去人家家里做客,尤其逢年过节,瓜子花生是必不可少的小食。然而幼时记忆中,我家有客来,父亲永远就那么一壶茶。一清到底。喝茶,说话。说话,喝茶。

书房的案头上摆着水仙两盆,偶有一缕清香,似有若无,然而才刚开始记事的我揪住我哥的衣角,一个劲儿追问,瓜子呢?花生糖呢?年前买的“稻香村”豆沙点心,为啥不摆出来?

敝家乡认为,人一共有七世。做头世人,什么都新奇,什么都要问,显得有些傻萌,故称一些不懂人情世故、缺少常识的人为“头世人”,似乎有点贬义的意思,更多的,则是可爱的意味。这个称呼,一般只对成年人,不针对小孩子。

有幸被称为七世人者,则一定是八面玲珑、冰雪聪明之辈,非常早熟,谄熟各种应对,一般用来称呼特别伶俐的小孩子,对成年人则很少如此称呼。

为什么人只有七世?七世之后做什么去?为什么不是三世或九世而必须七世?此说从何而来?似乎也没有



今年是新民晚报复刊四十周年,我写了一幅字聊表心意。我和晚报的情谊深厚,当我看到元月二日的报纸上还刊登了1965年我在晚报发表第一首小诗的版面时,顿感岁月有情之感,亦觉心潮澎湃,殊不知,我和晚报的缘分早在此之前已经种下。

1956年,16岁的我被分进了国棉六厂。我清楚地记得,第一次拿到工资,我买了新衣服、皮鞋和公交车月票,另外,就是给自己订了一份新民晚报。每天,报纸会送到厂里的门房间,每天下班去拿报纸,成了生活中最有仪式感的一件事。如果哪天被朋友拿走了,就像和朋友约会没有遇到一样,一晚上都会怅然若失。

不久,我参军了,先是在温州,后来被首长调到了上海东海舰队总部。1965年,美国出兵侵略越南,受到全世界声讨。越南请求中国支援,毛主席决定向越南提供全面无私的援助。我们



朱刚画 议剑探心迹 合谋刺奸邪

初冬时节,大地笼罩在肃穆庄严的氛围中,所有的生灵都默默地在严谨的平衡中保持着微妙的渐变。我徘徊在千年的江南,等一场翩跹旖旎的雪,想要将四季所有的积累都融合在一片苍茫中,沉淀、蛰伏和升华。时光的轮回,就像是人生的画卷打开又合上,每一季都会留下无尽的遐想、思念和感怀。在我的心中,最爱的是秋天。

北国的秋时演绎着萧瑟的落寞和无边的空旷,西部的秋色浸润着如渊的深静和缱绻的旖旎,南方的秋风携带着清冷的气质和唯美的缥缈……我爱秋天,更深爱

乡周吴芥里一抹抹别致的金黄色,层层尽染,热烈唯美。红色的枫树、落叶的榆树、浑身带刺的槐树和常青的松树,秋之声色,这片土地皆有,徜徉在大片明亮的色彩中,最过目难忘的还是长兴的“灵魂之树”——千年银杏杏。

周吴芥村,古代属尚吴区,由周吴村、山泉村合并而成。沿着原生态的村中小道向西行进,便进入吴家头自然村的地界。史料记载,清光绪年间,吴姓从八都芥迁居于此发展而成。民国年间,因村民善制“合梅”而较为富庶。夕阳西下,一座历经岁月洗礼的古宅映入眼帘——朴实无华的石门框,门额上砖雕纹饰精美细腻,中间雕刻麒麟献瑞图,右边松树下一只回头小鹿,与左边仙鹤遥相呼应,寓“鹤鹿同春”之意。此宅原为三进三间,还有侧屋,由于年久失修,目前只剩下这三进一间,但这保留下来的一间,依旧能够让人感受到它曾经的辉煌。站立于最里间,透过错落有致的门框向外望,我仿佛嗅到了从上世世纪初悠悠飘来的乌梅香,脑海浮现着大门前热闹的人来人往……漫漫岁月,每一个时刻的片段都在这山间清风中留下自己独特的印记,哪怕是斜阳巷陌的流光一线,都映着清新

在部队广播里听到这个消息,作为战士都很激动,心仿佛飞到了前线。

我和新民晚报的缘分一旦开始,就没有再中断。

1996年,程十发院长把一批收藏的古书画捐给国家,当时,先生嘱我就他的这批珍贵捐赠写文章推介,第一篇开头我写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岁月有情亦如诗

韩天衡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道:“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出于借

来,可以说,和几代跑美术的

来,可以说,和几代跑美术的

来,可以说,和几代跑美术的

来,可以说,和几代跑美术的

来,可以说,和几代跑美术的

来,可以说,和几代跑美术的

来,可以说,和几代跑美术的

来,可以说,和几代跑美术的

来,可以说,和几代跑美术的

来,可以说,和几代跑美术的

来,可以说,和几代跑美术的

来,可以说,和几代跑美术的

来,可以说,和几代跑美术的

来,可以说,和几代跑美术的

来,可以说,和几代跑美术的

来,可以说,和几代跑美术的

来,可以说,和几代跑美术的

来,可以说,和几代跑美术的

来,可以说,和几代跑美术的

来,可以说,和几代跑美术的

十日谈

燕归来四十载 责编:刘芳

明起请看一组《戏里有乾坤》,责编:徐婉青。

书迷哥哥的深情告别

张建群

论人生”仅仅0.27元。不过在当时,他每月收入才十几元。

哥哥走了之后,在他的书橱中找到两本硬面笔记本,一本是诗歌摘录,另

一本里有他写下的诗章:“故乡,我永远是你的赞美诗人。故乡,你的创伤痊愈了吗,你的翅膀还沉重吗……不!你看蓝色的天空中,南方的燕子在飞翔,白色的鸽子在飞翔,祖国的银燕在飞翔……我已没有负担,已经起飞……”这首诗写于八十年代初期,清新灵动,才情飞扬。遗憾的是,现实是骨感的,在工作 and 家庭的奔波中,梦想越来越远。渐渐地对,或许由于无力感和对自己的失望,他学会了喝酒打牌,消耗了不少时光。这是他

即便如此,哥哥仍然一辈子爱做梦,洋溢着诗人般的浪漫热情。迎新之际,他会在值夜班回来的某一天早晨,一手骑车,一手拿着五颜六色的氢气球,在冬日清冷灰暗的街头格外引人注目,家里因此充满了欢声笑语。我上小学时,哥哥已经工作,他常买回柿饼、蜜三刀塞满抽屉。一次赴上海进修出差,带回来椰丝球、弹力巧克力,让我第一次品到,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妙的食品。

善良单纯的哥哥常把

我们以做客者的方式

周吴芥的秋日以自然

山间暮色,落日余

山间暮色,落日余

山间暮色,落日余

对读书的爱和梦断,移情

对读书的爱和梦断,移情

对读书的爱和梦断,移情

对读书的爱和梦断,移情

对读书的爱和梦断,移情

对读书的爱和梦断,移情

对读书的爱和梦断,移情

对读书的爱和梦断,移情

对读书的爱和梦断,移情

对读书的爱和梦断,移情

对读书的爱和梦断,移情

对读书的爱和梦断,移情

对读书的爱和梦断,移情

对读书的爱和梦断,移情

